

思想力校长

一位从东北大地跑到南国他乡办教育的人,就是为了心中的一个期望:让教育慢一点,再慢一点,用6年的时光让这些“小树”长得更加结实。

满小螺:在行知,看得见每个人

□本报记者 宋 鸽

“一回到母校,就像回到了家一样,所有的景物都带着回忆中的点点滴滴:路边的石子、池边的柳树,我挖的坑都还在,真希望下次回来能看见校长、老师们。”这是深圳行知小学大堂展板上的一张学生留言条上的内容。

短短几句话,流露出孩子们对学校深深的怀念,同时被孩子们提到的还有千人校园操、鲁班工房、罗丹工作室、白麻布窗帘、金鱼戏河池……无不在他们的内心留下了或浅或深的痕迹。

这就是广东省深圳市行知小学校长满小螺心中所期望的:让教育慢一点,再慢一点,用6年的时光让这些“小树”长得更加结实。

是否做到“儿童第一”

学校,是校长最好的名片。行知小学独特的气质,当然与满小螺不无关系。

这位拥有优雅风度的女校长,2000年底才来到深圳。此前,她一直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教育学院从事教育理论研究工作者。

那年,宝安区招聘特高级教师,满小螺从遥远的东北黑土地来到南国深圳,从零开始,先后在龙华中心小学、大浪小学担任思想品德教师。

满小螺热爱艺术,喜欢读诗。她认为,“好的教育,就是艺术,就是美,是拨动孩子心灵的琴弦,是和谐。”满小螺一直向往创办一所这样的学校:红墙碧瓦中,树荫婆娑下,芳草碧连天,一群白衣飘飘的学生荡起双桨,垂着长衫的“先生们”慈和、智慧而优雅。

2002年,满小螺前往英国观摩达勒姆镇贝尔蒙中学的体育课,正赶上学生们在跳踢踏舞,个个跳得脸蛋红红的,汗流浹背,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笑容。当时满小螺心里想,什么时候,我们学校的教学能像贝尔蒙中学的体育课那样吸引孩子们,教育就成功了。

机会终于来了。2005年,宝安区筹办龙华三小,即今天的行知小学,满小螺被任命为校长,有了一片可供驰骋的小天地,她开始编织“真善美爱乐群”的教育梦。

建校之初,满小螺就提出“公平教育每日三问”的理念:是否做到“儿童第一”?是否让所有孩子受益?是否会让孩子终生受益?于是,洗手台和饮水机的高度被调低了,孩子们再也不用踮起脚尖了;学校舞蹈队被解散了,所有孩子一起跳校园舞;“文

满小螺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行知小学校长,深圳市督学。

“是知识成人还是精神成人?教育的本质是精神成人,德育就是真善美。”

“好的教育,就是艺术,就是美,是拨动孩子心灵的琴弦,是和谐。”

“我们期待的学校,那一定是迎面而来的教师与同学友爱的微笑,是忘记戴红领巾时一句善意的提醒。”



明班”评比消失了,各种各样的“校园之星”闪亮登场……行知小学甚至尝试针对少数自闭症、多动症孩子开展家长陪读机制,设立专业的心理咨询室。

在行知小学,还有这样一些故事:整个三年级教室从二楼搬到一楼,只为了方便一个肢骨头坏死的学生;有个孩子整体上发展比较迟缓,但他非常爱折纸,老师在教室里专门开辟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折纸角”后,孩子整个人的状态都提升了。

行知小学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在满小螺看来,好的教育,应该像呼吸一样自然。

让教师做自己喜欢的事

“学校是为谁办的?”满小螺时常提醒自己,要根据不同教师的才能和学校资源,来设定学校的特色或强项,从而推动学校独特发展。

“不是被动地跟着别人跑,而是‘操控在我’,根据学校的资源来判断、选择和确定发展的方向。当然要找到‘箭’,然后再给一个靶子。”在满小螺看来,这样既能避免学校“千校一面”同质发展,办出水平、办出个性;也能让教师从事自己喜欢的事,轻松地获得事业满足感。

比如,行知小学有毽球教练田原、薛毅,学校就培养毽球优势项目;再比如,音乐教师尚世杰,引领音乐教师一同深入研究音乐课教学、开发校园舞蹈、引进奥尔夫音乐教学……

她告诉记者,每个人都要问自己3个问题:

对教师本身来说,要问自己:“你是一支适合靶子的箭吗?”

对管理者来说,要问自己:“你找到那只箭了吗?”

还有更重要的,管理者“根据箭的方向绘制靶子”了吗?

在满小螺看来,一所正常的学校一定要“有为有不为”,要丢掉自己无所不能的幻觉和虚荣;有些活动要根据学校实际有选择地参加,只有这样才能腾出时间,积蓄力气做好自己的事。

满小螺非常重视保障教师的“休息权”,因为只有学会休息的人,才能更好地工作。满小螺善于整合活动,提出要运用“以乐为主、乐在其中、多育整合”的策略,学会“从容”工作。比如教师要安排3个活动,那么,就要动脑筋,看能不能把它们整合在一起,在一个活动中体现3个教育点;学会做“减法”,从容应对工作,把工作量调整到可控状态;学会掌握工作节奏……

在其他同行眼里,行知小学的教师们“很忙”,但他们“很幸福”,每个人的脸上都能看到专注与激情。

2014年,满小螺为教师们拍了一部纪录片。通过一帧帧画面,她希望在这个“真善美爱乐群”的理想国度里,看得见每个人。

学校是允许学生出错的地方

上课不是从上课铃后开始的,德育也不仅仅是几本教材,而是从走进校门就开始了。

满小螺在进行学校德育建设时,时常跟教师们形容,假若我们正是那个要走进校门的小学生,期待的会是怎样的学校?“那一定是迎面而来的教师与同学友爱的微笑,是忘记戴红领巾时一句善意的提醒……”满小螺说,她期待在行知小学,教师不用责骂和惩罚也能让孩子们不断进步,每一个人都能领悟到要“智取”而不能“强攻”的智慧。

通常,采用强硬的办法进行教育最容易,但有时柔性的力量也很强大。

一次,上音乐课,当上课铃声响起,音

乐老师走进教室时,学生们正“闹”在兴头上。老师什么也不说,只是走上讲台,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学生们慢慢地安静下来,显然,这个圆吸引了他们。紧接着,老师利用这个大圆,开始了这节课的教学。

“是知识成人还是精神成人?教育的本质是精神成人,德育就是真善美。”在满小螺的心中,学校就应该让学生出错的地方。教育的核心是爱,所谓现代教育,就是要教给学生民主,即对孩子的尊重、包容。“通常教师都喜欢教聪明的孩子,因为他们不犯错或犯错少,好教。但这实际上是个误区,其实能把‘坏孩子’变成‘好孩子’,或将‘好孩子’变得更好的教师才是优秀的教师。”满小螺说。

在行知小学,满小螺倡导诚信考试。这是为了训练学生考试时的独立思考与作答能力。满小螺从不搞临时突击,她觉得这是投机取巧,也是对学生的不尊重。她鼓励创新,如果学生有别出心裁的答案要给予加分。

简化、简化、再简化,是满小螺一贯的教育操作准则。然而简化不是笼统化,而是更加细致化。比如变繁琐的德育为简单的德育。通常学校日常德育管理都是“学生犯错一值日生扣分一文明班评比一扣教师奖金一教师批评学生”的流程,这样逐个环节叠加后,学生错误不仅很难纠正,还制造了师生之间的矛盾,错过了教育时机。行知小学删繁就简,直奔主题,把德育引入常态;把面向全体的一般倡导与个别直接指点相结合。如教师碰到衣着不整的孩子会叫到一边轻轻提醒,碰到大声喧哗的孩子也轻轻示意,不再把问题转手或“秋后”算账。

有温情、有温度,这就是满小螺的教育世界。走在行知小学的校园中,绕过郁郁葱葱的蛙鸣池,在一楼的小礼堂墙壁上,参观者便能看见由学生诗书画作品组成的一列冒着烟的长长彩色小火车:“我的行知我的童年”。列车的几个车厢分别构成了校园、课堂、教师、活动、景物等几个板块。陶行知的教育经典论述和学生们稚嫩的作品奇妙地交织在一起,透过学生的眼睛记录下6年学校教育模式的探索。

2015年,行知小学正好走过第10年。十年磨一剑,如今的行知小学虽然已头顶广东省书香校园、广东省奥尔夫音乐课课改基地、深圳市办学效益奖等光环,但在满小螺与所有行知人的心中,10年不过刚刚起步。然而,他们关于“真善美爱乐群”的教育梦,一旦起航,必将驶向最远最美的地方。

作为一名校长,也作为一名语文教师,从教几十年,对于为人师深有体会。在我的心里,一名好教师应该是一个特别有学问的人,是一个有人文底蕴的人,是一个文人!一直记得于漪老师说过的那句话:“与其说我一辈子做语文教师,不如说我一辈子学做语文教师。”这里的“学做”,就是一辈子的人文追求。

情感与理想

我们是不是对自己所教的语文学科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

我曾亲耳听到一个语文教师在我面前抱怨:“我上辈子杀了猪,这辈子来教书!上辈子杀了人,这辈子教语文!”他还说,教书,又不是教数理化,还可以当家教赚钱,而教这倒霉的语文,谁请你做家教呀?

早在2000年,我就写过一段话:我不止一次地庆幸我是一个教师,因为与青春同行使我的心永远年轻;而且我特别庆幸我是语文教师,因为这使我能用一双“文学的耳朵”随时倾听“花开的声音”,并把这种世界上最美的声音用文字表达出来。

这份情感,就是最基本的人文素养!有了情感,自然会有追求,这就是“理想”。我所理解的“理想”,就是用一生的时间寻找那个让自己惊讶的卓越的“我”!因此,“情感与理想”,是语文教师人文素养的第一点,是第一前提!

风骨与良知

知识分子在任何时代都不应该是别人的应声虫,而要有自己的思考,要有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



名家专栏

做一名好教师,比专业视野更重要的是人文视野,要做一个特别有学问的人,一个有人文底蕴的人。

好教师要多点人文底蕴

□李镇西

不好的学生“淘汰”了。我当即表示,把另外的学生全部叫回教室,“一个都不能少”!否则这课我就不上了。后来所有学生都坐在教室里了,我才开始上课。后来,许多人都说我“很正直”,即使上公开课也不弄虚作假。我说:“不,这首先不是我是否弄虚作假的问题,而是我是否尊重这个班的每一个学生的问题。这样的公开课,哪怕缺一个学生,对这个学生来说,他的权利都受到了侵犯,他的尊严都受到了伤害!”在这里,如果我为了自己“上课效果更好”,当然觉得校方的安排很好,但那只是把学生当成了表演的工具。

当然,处处想着学生,绝不是迁就学生。毕竟我们是教育者,还有一个引领的责任。所以,我经常说,语文教学最考水平的就是处理好“尊重与引领”的关系,把握好这个分寸。一方面,我们说不能让学生听得云里雾里,另一方面,我们又说不能只讲学生明白的东西——学生懂了还有必要讲吗?这就是“尊重与引领”的艺术。学生懂也好不懂也好,关键是要尊重学生的认知规律。尊重学生,不是简单地迁就他们,这恰恰就是良知。

视野与思考

作为一个学科教师,最基本的要求是具备专业视野。我们读不读教育学著作?读不读学科教育专业著作?读不读教学专业杂志?这些都是做好一名教师,开拓其专业视野所必须的。

但是,比专业视野更重要的是人文视野。对于国际国内富有影响的思想家的著述,包括人文知识分子的著作,你阅读了多少?对于中国20世纪的历史,你凝望了多少?对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你思考了多少?对于当下中国社会和民众的生活,以及各种暗流汹涌的思潮,你关注了多少?对于天下风云变幻,你牵挂了多少?这些都是我们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胸中应该装着着的。

只是阅读而不思考的人,也只是两个脚书橱。我们常说,不读文史书,就不了解过去的历史。我最近几年反复推荐的《南渡北归》,每一个语文教师都应该读。

对于一个会读书的人来说,阅读的过程必然伴随思考。但我还要强调一点,就是对常识的思考。回到语文教师的教学,所谓常识,就是自己是怎么学语文的,把这个经验告诉学生。我们经常给学生讲这个方法那个方法,但自己从不用这些方法来读来写,这就违背了常识。依我自己的体验,学好语文至少需要三点:多读,多写,多背。多读,是要尽可能地接触语言材料;多写,是尽可能地实践语言技能习惯;多背,是尽可能地多地在脑海中储备祖国灿烂的古典诗文,在不断地熏陶、感染、领悟中形成对语言的敏感,这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语感”。我们何不把这些质朴的道理告诉学生,并设法让他们也具备这样的学习习惯——实际上也是生活的习惯呢?

做一名好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还要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这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要有博大的胸襟,站在教育的高度看教学,站在社会的高度看教育,站在人生的高度看社会,站在星空的高度看人生!(作者系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校长)